

路
英
编著

中國式解夢

中國人對夢的探索，反映了中華民族的理性精神和對真理的追求。

中國古代占夢術雖沒有自己的理論，常常依附於別的術數，如占星術、《易》術、五行術，甚至相術，但占夢所需知識相當雜駁，要掌歲時，觀天地，辨陰陽，識星辰。本書打破神秘，弘揚科學，揭露偽學，對中國古代的釋夢術進行了全面大膽的解剖。



團結出版社

中國式解夢



路英
編著

團結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中国式解梦 / 路英编著. —北京: 团结出版社, 2009. 11
ISBN 978 - 7 - 80214 - 879 - 6

I. 中… II. 路… III. 梦 - 占卜 - 研究 - 中国 - 古代
IV. B992. 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145095 号

出 版: 团结出版社

(北京市东城区东皇城根南街 84 号 邮编: 100006)

电 话: (010) 65228880 65244790 (出版社)

(010) 65238766 85113874 65133603 (发行部)

(010) 85113694 (邮购)

网 址: <http://www.tjpress.com>

E-mail: 65244790@163.com (出版社)

65228880@163.com (投稿)

65133603@163.com (购书)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装: 三河市腾飞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150 × 226 毫米 1/16

印 张: 17

字 数: 216 千字

印 数: 7500

版 次: 2010 年 1 月 第 1 版

印 次: 2010 年 1 月 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80214 - 879 - 6/B · 81

定 价: 29.80 元

(版权所属, 盗版必究)

前言

在人们所接触的各种物质现象和精神现象中，没有任何东西像梦这样一直纠缠着人们的头脑——在中国古代社会，释梦便成为一种很特殊的社会现象。

由于梦是人们自身的一种体验，释梦正是以这种自我体验作为沟通神人、预示吉凶的中介。因此，从远古开始，释梦便对人们有一种特殊的神秘性和迷惑力。它的影响，至今还在许多人的头脑中作祟。据报载：

1992年5月的一天，湖南省常宁县东田乡利群村村民曾秋发早上醒来后，对他的妻子悄悄说：“我昨晚做了个噩梦，梦见‘吊死鬼’拉我去阴曹地府，幸亏死去的祖公搭救，才使我幸免一死。祖公吩咐我说要想摆脱‘吊死鬼’的纠缠，就要自己挖一坑，男扮女装在坑里埋一夜，方可免祸。不然，迟早会被‘吊死鬼’牵走的。”

曾妻听了丈夫的话后也觉得心神不安，夫妻二人经过一番合计，决定按梦中祖公的吩咐行事，以防“吊死鬼”再次找上门来。

当天晚上，在夜色朦胧中，夫妇二人便在自家屋后的油茶山上挖了一个70厘米深的坑。随后，曾秋发穿上妻子的衣裙，躺在了坑底。为了防止被土埋时闷死，曾妻在丈夫身上架起一块木板，将一根长1米的竹筒直立于他的口鼻之上用来呼吸。一切准备好，曾秋发便嘱咐妻子不要告诉别人，然后让妻子用土将自己埋在坑里。第二天一早，当曾妻按照丈夫的嘱咐将土扒开时，

却发现曾秋发因胸部受到积土重压，呼吸困难而窒息身亡了。

其实，中国古代对梦的探索，反映了我们民族的理性精神和对真理的追求。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由于中国人完全依靠自己的智慧进行独立的研究，因而中国古代的梦说有其特殊的范畴和特殊的理论。这中间兼具瑜瑕，精粹和糟粕互见混成，其所具有的增益与损害，积极与消极的双重内容，必须区分对待，不能一概等同置论，批评、否定、消除若干负面东西，并且科学理性地清理那些虽曾拥有过美好向上的昔日辉煌，但却已因境况移易，不再适宜新时代价值规范取向的内容；打破神秘，弘扬科学，揭露伪学，全面对中国古代的释梦术进行大胆的解剖，并对古人释梦过程中的心理分析进行实事求是的揭露。

所以说，我们现在研究它，绝不是所赏，更不是宣扬，而是一种历史性的清算，目的在于肃清它在人们头脑深处的负面影响。本书站在现代人的立场，以科学的眼光，通过深入浅出、具体形象的评述，帮助读者对中国古代释梦术有一个大致的了解和科学的认识。

作者

2002年5月

目 录

第一章 源远流长的占梦文化	1
---------------------	---

第二章 名士典籍解梦	17
------------------	----

1. 《周礼》以“日月星辰占梦”
2. 医学家解梦
3. 王符的“占梦之大略”
4. 占梦理论家解梦
5. 佛经解梦
6. 纪晓岚说梦
7. 解梦书解梦

第三章 占梦理论	31
----------------	----

1. 《黄帝内经》:梦是一种生理病理现象
2. 乐广:梦是“想”和“因”
3. 《庄子》:梦是魂交
4. 王符的占梦理论
5. 《关尹子》的占梦理论
6. 佛教:梦本虚幻
7. 道教:天神感应与三尸作怪
8. 陈士元:神秘主义下的天人感应

第四章 形形色色的占梦术	67
--------------------	----

1. 问忧占梦
2. 问吉占梦
3. 梦书占梦
4. 直面占梦
5. 反面占梦

6. 测字占梦	83
7. 换码占梦	90
8. 审测占梦	94
9. 演绎和推理占梦	98
10. 占梦与迷信	99
第五章 占梦迷信批判	101
1. 帝王嗜好占梦	101
2. 政治家的精神武器	106
3. 百姓亦好占梦	108
第六章 五色十光的古代占梦文化	111
1. 帝王兴衰梦占	111
2. 科举官运梦占	113
3. 生死报应梦占	118
4. 幽冥感应梦占	122
5. 姻缘情爱梦占	126
第七章 中国古代梦书面面观	133
1. 梦书是迷信之书	133
2. 千篇一律的结构	135
3. 梦书的渊源	139
4. 梦书的文化价值	140
5. 梦书的传承	144
第八章 《新集周公解梦书》解读	155
天文章第一与天体崇拜	155
地理章第二与土石崇拜	157
山林草木章第三与山神植物崇拜	159
水火盗贼章第四与水崇拜	161
官禄兄弟章第五与儒家伦理观	163
人身梳镜章第六与各种民俗观	165
饮食章第七与动物崇拜	167
佛道音乐章第八与“梦乐”	168
庄园田宅章第九与居家风俗观	169

衣服章第十与各种官制	170
六畜禽章第十一与现实风俗的反映	172
龙蛇章第十二与龙的信仰	173
刀剑弓弩章第十三与梦见武器为吉	174
夫妻花粉章第十四与女子的地位	175
楼阁家具钱帛章第十五与现实的生活	176
舟车桥市谷章第十六与现实功效	177
生死疾病章第十七与相反律	178
冢墓棺材凶具章第十八与民间传说	179
十二支日得梦章第十九与十二支	181
十二时得梦章第廿与十二时	182
建除满日得梦章第廿一与建除法	183
噩梦为无禁忌等章第廿二与禁忌	184
销攘噩梦章第廿三与驱噩梦符咒	186
附录 古代占梦典籍文献	189
《占梦书》残卷	189
《梦书》残卷	190
《解梦书》残卷	192
《周公解梦书》残卷	193
《新集周公解梦书》全本	198
《占梦书》残卷	206
《断梦秘书》全本	215

第一章 源远流长的占梦文化

中国历史上有许多关于梦的故事，皇帝梦龙，做官的梦棺（官），文人梦笔。南北朝时期有个著名文人江淹，据说他少年时梦见有人送他一支五色笔，从此文思大进，其《恨赋》、《别赋》险些弄得纸贵一方。后来为什么“江郎才尽”了呢？原来他又梦见送笔之人将五色笔要回去了。这种故事很多，其真假颇值得怀疑，但这些传说至少揭示出古人的一种心态，认为梦与现实有某种神秘的联系，或者说，梦对现实有其预示作用。而要揭示这种联系，将神秘的预测“挑明”，就需要借助于占梦术了。所谓占梦，也就是后人所说的圆梦、解梦或释梦。术士根据人们梦中所见，来预测人事的吉凶休咎。占梦的历史很悠久，也曾有过较高的地位。在包括占耳鸣、占鸟兽鸣叫、占眼跳、占喷嚏等在内的各种杂占术中，占梦被认为是最高级的，因而《汉书·艺文志》中有“众占非一，而梦为大”的说法。

占梦之所以能有这样的地位，与古人对梦的迷信直接相关。现代科学已经证明，梦是人们睡眠过程中部分思维细胞活动的结果，与人的日常经验、心理需求有密切的关系，所以人们常说：“日有所思，夜有所梦”，古人还有“南人不梦马，北人不梦船”之说。但古人由于认识的局限，将梦理解为鬼神的活动，是鬼神在人睡眠时与人沟通，传达天意，指点迷津，因而在他们眼里，占梦是揣摩天意的活动，自然意义重大。

在远古神话时代，人们首先考虑的是，梦应是有神性的，梦是由神安排和管理着的。由于梦是被神管理的，所以在《白泽精怪图》中，说黄帝手下有个神兽叫伯奇，黄帝专门叫它吞食噩梦，在汉代还有“伯奇食梦”（《后汉书·礼仪志》）的记载，直到敦煌唐人写本《白泽精怪图》中

还说：“人夜得噩梦，旦起于舍，（向）东北被发咒曰：伯奇！伯奇！不饮酒，食六（家）常食，高兴地，其噩梦归于伯奇，厌恶息，兴大福，如此七咒，无咎也。”伯奇吞噩梦是受黄帝神的指使。黄帝自己做梦，由于他是神，所以梦游称为“神游”。黄帝梦游华胥之国，后专称为“梦华”，有深远的影响。宋代孟元老追忆北宋汴梁旧事，写有《东京梦华录》，即取意于此，序云：“古人有梦游华胥之国，其乐无涯者，仆今追念，回首怅然，岂非华胥之梦觉哉？目之曰《梦华录》。”后来发展到，因以追思往事，恍如梦境为梦华，故元代张翥《蜕庵诗·清明游包家山》云：“辇路迷游躅，宫词入梦华。”这样看来，黄帝做梦游华胥之国，是神首次做梦，而且专有名词产生。梦既然是神安排和管理的，按神的旨意能安排相爱的人在梦中幽会。《山海经·中次七经》说炎帝有个女儿叫瑶姬，死后化为渚草，“服之媚于人”。即吃了渚草就可以为人所爱。唐余知古撰《渚宫旧事》引古本《山海经》更说：“媚而服焉，则于梦期。”意为被人爱上以后又吃这种草，就可以和想念的人在梦中相会了。这样看来，瑶姬所化的渚草就是使恋人梦中相会的梦草。到了汉代，有真正的梦草传说流传，这就是从渚草神话衍化出来的怀梦草传说。汉郭宪撰《洞冥记》卷三记载：“有梦草似蒲红色，昼缩入地，夜则出，亦名‘怀梦’，怀其叶则知梦之吉凶，立验也。帝思李夫人之容，不可得，朔乃献一枝，帝怀之，夜果梦夫人，因改曰：‘怀梦草’。”这是将梦神化以后的梦的传说。

同时，按神的旨意，若什么神想生儿子，就安排他的妃子在梦中去吞太阳，吞一个太阳就生一个儿子，《拾遗记》卷一云：“帝尝之妃邹屠氏之女也。……妃常梦吞日，则生一子，凡经八梦，则生八子，世谓为八神。”由以上黄帝、炎帝、帝尝的神话看来，原始时代人们普遍认为梦具有神性，并为神所管理着。

到了传说时代，人们考虑的梦与原始神话时代有所不同了，其时人们将梦进一步看作是人与神沟通的一种渠道。

最早见的人神沟通的梦，是殷代祖先商汤大臣伊尹生空桑的传说。《吕氏春秋·本味篇》云：“有伋氏女子采桑得婴儿于空桑之中，献之其君，其君令嫫人养之。察其所以然，曰：其母居伊水之上，孕，梦有神告之曰：‘臼出水而东走，毋顾。’明日，视臼出水，告其邻，东走十里，而顾其邑尽为水，身因此化为空桑。故命之曰伊尹。”很清楚地说明了通过梦这一渠道，将发洪水的信息告诉了伊尹的母亲，接替夏代的商代，已进入了奴隶社会，其梦境显然与原始时代不同。到了殷代，将梦视为人神沟通的渠道后，也就把梦视为梦的预兆（梦兆）了，梦作为前兆（吉兆或凶兆）便成立了。分析殷王的梦兆，也便成了当时国家的大政了。

西周时期，占梦术作为前兆开始形成风俗，周天子开始设有专门占梦的官员，为天子和诸侯占梦。《诗经·小雅·正月》有“召彼故老讯之占梦”的诗句，《周礼·春官》有“太卜掌三梦之法，一曰致梦，二曰寤梦，三曰咸陟”的记载。占梦官因为是为天子或诸侯占梦，有进言之便，所以就有了其他官员所没有的特权。误君谗臣之事时有发生。

《左传·哀公十六年》记载，卫庄公的占梦官（占梦嬖人）向庄公之子太叔遗讨几杯酒喝，太叔遗没有给他，他就和卜人（掌卜的官员）一起向卫庄公进言谗害太叔遗，说：“君有大臣在西南隅，不把他赶走，恐怕对您不利。”卫庄公听信谗言，就将太叔遗驱逐出境。太叔遗只好逃到晋国。占梦官的地位由此可见。这一时期，人们对梦已经有了一定的认识，占梦官“掌其岁时，观天地之会，辨阴阳之气，以日月星辰占六梦之吉凶”（《周礼·春官》）。所谓六梦，即“无所感动平安自梦”的正梦，“惊愕而梦”的噩梦，“觉时所思，念之而梦”的思梦，“觉时道之而梦”的寤梦，“喜悦而梦”的喜梦，“恐惧而梦”的惧梦。庄子认为“梦者，阴阳之精也，心所喜怒而精气从之”；列御寇亦如是说：“此六者（指六梦），神所交也。一体之盈虚消息，皆通于天地，应于物类。故阴气壮则梦涉大水而恐惧，

阳气壮则梦涉大火而燔灼，阴阳俱壮则梦生杀；以浮虚为疾者则梦扬，以沉实为疾者则梦溺；藉带而寝则梦蛇，飞鸟衔发则梦飞；将阴梦火，将疾梦食；饮酒者忧，歌舞者哭。故神遇为梦，形接为事。”可见，先秦时期人们对梦的认识多着眼于人的情绪（喜悦、恐惧、惊愕、思虑、愤怒等）和所谓的阴阳二气。

两汉时期，随着中医理论的发展和阴阳五行说的流行，人们对梦的认识和理解由表象而渐入其里。《黄帝内经·灵枢经》说：“正邪外袭，内而未有定舍也，反淫于藏，荣卫俱行而与魂魄飞扬，使人卧不得安而喜梦。气淫于府，则有余于外，不足于内；气淫于藏，则有余于内，不足于外。阴气盛则梦涉大水而恐惧，阳气盛则梦涉大火而燔灼，阴阳俱盛则梦相杀毁伤；上盛则梦飞，下盛则梦堕，甚饱则梦与，甚饥则梦取；肝气盛则梦怒，肺气盛则梦恐惧，心气盛则梦喜笑，脾气盛则梦歌乐，体重身不举，肾气盛则脊两解不属；其气客于心则梦见丘山火焰，客于脾则梦见丘陵大泽坏屋风雨，客于肾则梦临渊没居水中，客于膀胱则梦游行，客于胃则梦饮食，客于大肠则梦田野，客于小肠则梦聚邑街衢，客于胆则梦斗讼自刖，客于阴则梦接，客于顶则梦斩首，客于足则梦行走，而不可及居深井内，客于股肱则梦体节拜跪”（引自《太平御览》卷397）。这种以正邪（阴阳）二气在人体部位来确定所梦物象的方法，虽有将梦这一复杂的生理、心理现象简单化的毛病，但它毕竟还是比较客观地看待梦的产生与所梦物象，对人们认识梦有一定的帮助，为诊治多梦及其他梦症提供了一定的理论依据。可以说，《黄帝内经》是从人体科学和病理学的角度来认识梦、解释梦，没有多少封建迷信色彩。然而，这样一种属于古代科学的理论，却被术士们拿来用作占梦。科学被掩遮于迷信之下，可谓是科学的悲哀。

当然，除非不得已，术士是很少利用《黄帝内经》关于梦的理论来解释梦，他们占梦通常是视其所需，借助某种占卜术的理论。这也就是说，中国古代的占梦术并没有

自己的理论，它常常要借助别的术数来表明自己的存在，依附于别的术数，常见的有占星术，《易》术，五行术，甚至还有相术。占梦最早依附于占星术，《周礼·春官》中有“以日月星辰占六梦之吉凶”的记载。后来，占梦又与《易》术、五行术联系在了一起。最初，占梦需要的知识相当杂驳，要掌岁时，观天地，辨阴阳，识星辰。到了后来，术士对某种术数一知半解，就大言不惭地声称能占梦之吉凶，一点也不汗颜。

随着人类认识能力的增强，人们（尤其是帝王）对梦的迷信逐步减弱，到汉代以后便不再设专门占梦的官职，五代以后，不仅不再有占梦的名家，甚至江湖上的圆梦先生也不多见了。元明时期，占梦作为一种职业已不存在，但占梦的“知识”仍广为流传。

鉴于术士占梦各恃一技，所宗多不相同，因此，要简单而全面地勾勒一下古代占梦术的发展是比较困难的。这里只能粗疏地勾勒一下有关的重要方面，加以析理批判。

古人占梦有五不占和五不验之说。他们认为占梦同卜筮、《易》术一样，是一种求得与神灵沟通的神秘过程，对其神秘性不能有丝毫的怀疑，必须至诚至敬，所以，占梦也就有了许多条条框框，其中比较重要的是五不占和五不验。五不占是：神魂未定而梦者不占，妄虑而梦者不占，寝知凶厄者不占，寐中撼寤而梦未终者不占，梦有始终而觉佚其者不占。译成白话就是心神不定就成梦的不能占，胡思乱想而成梦的不能占，醒后知道有凶险的不占，睡眠中被摇醒而梦未做完的不占，梦虽有头尾但醒后已记不全的不占。换句话说，只有平静地入睡且睡眠中没有什么干扰时做的梦，醒后还能完完整整地记下来的才能占验吉凶休咎。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许多人认为人只有在恬静无干扰的睡眠状态中才能得到神灵的启示。五不验是说有五种情况占梦不灵验，一是“昧厥本原者不验”，也就是说精神不太正常的人占梦不灵验；二是“术业不精者不验”；三是“精诚未至者不验”；四是“削远为近小者不验”；五是“依

违两端者不验”。所以有人认为“必有大觉而后能占大梦，不然，则亦觉亦梦也。”然而，这些古法和戒条对占梦并无什么帮助，遵守不遵守都是一个样，因为无论术士凭借何种术数，最终的结果都是不可能应验的。也许正是因为悟到了这一点，那些江湖术士对这些戒条才视有若无，他们中的许多人仅是凭借流传下来的诸如《周公解梦》等一类的占梦书，到处招摇撞骗，愚弄别人。其实，无论“古法”，还是古代的梦书之类，都不可能切近梦的科学本质，因而也就无法正确阐释梦所包容的复杂而微妙的社会、文化意义，甚至无法阐释梦所具有的生理的、心理的内容。

由于中国古代人体科学和心理学的发 展一直相当缓慢，整个古代社会，人们一直视梦为难解之谜。占梦术的流行，更加强了梦的神秘性和迷惑性。这也就更加刺激了人们寻梦、释梦、探究梦的猎奇心。中国古代文献中记梦，解梦的文字占有不少篇幅，与人们这种对待梦的态度不无关系。看来，即使求实务实如古人也是不乏梦想的。传说黄帝曾梦游华胥国，其国在鹵州西面，台州北面，距齐国不知有多远，因为乘车乘船都无法到达。这个国家的人没有师长，没有嗜欲，不知生之乐，不知死之恐怖，因而从夭无伤。他们不知亲近人类自身，也不知远物远俗。这样一个国家，比起陶渊明笔下的“桃花源”来更富幻想色彩（参见《列子》）。列御寇笔下的古莽国则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幻想国，这个地处“西极之南隅”的古莽国，阴阳之气不交，寒暑不辨，日月都照射不到，没有白天，没有黑夜。这里的人不吃不喝不穿，就是喜欢睡眠，一觉睡五十天。更奇怪的是他们以梦中所为者为实，而把醒来时见到的一切都看成假的。至于庄周梦蝶则是把人生的感悟寓于梦想之中，孔子梦见周公，则寄寓了他对圣贤先哲的仰慕和追念，所以到了老的时候，他想梦见周公而不得，十分遗憾地说：“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论语·述而》）。有人说中华民族是个务实的民族。这只能说对了一半。人们在务实的同时，也有理想与现实的矛盾一时不能缓解时，总是

忍不住要游历一下梦境，情不自禁地做一些美妙的梦，在近乎麻痹状态的梦中得到暂时的满足。最为人们熟悉的是“南柯一梦”的故事。侠士淳于棼嗜酒成癖。他曾当过淮南偏将。酒后冲撞了上司被革职，赋闲在家。一天，酒醉后梦见自己来到了大槐安国，被招为驸马，官授南柯太守，享尽了荣华富贵，与公主所生儿女也都个个荣耀显赫。不久乱国犯境，他奉命率师出战，兵败而回，公主已经病死，他因此而受到国王的猜忌，被革职还乡。醒来后，他悟知大槐安国就是家宅南大槐树下的蚂蚁洞。淳于棼在梦境中风光了一阵子又回到了现实中，邯郸道上的卢生同淳于棼一样，朝思暮想荣华富贵，也是在梦境中得到了一时的满足，而梦醒时，灶下老人煮的黄粱米尚未熟透。可见，梦是调解现实与幻想的冲突的一种方式，一种途径。也许正是因此，古代文献中才有了如此多的关于梦的种种记载。

古人对梦有一种特殊情感，不仅是借助梦境得到一时的满足，而且还因为梦可以承载起人们的种种希望和幻想，梦兰、梦刀、梦笔的传说，鲜明地表现出人们的这样一种文化心理。据《左传·襄公三年》记载，郑庄公有一妾名燕姑，尝梦天使送给她一束兰花，燕姑因此而怀了孕。兰花香气淳郁，人们都很喜欢。这天，郑文公见到燕姑手拿一枝兰花，便让她陪伴自己，燕姑乘机说：“贱妾已怀有身孕，如果不信，敢用兰花打个赌吗？”郑文公说可以。后来燕姑生了个男孩，取名为兰，是为郑穆公。后来，人们就把妇女怀孕称作梦兰，久婚不孕的女子更是时时刻刻幻想梦兰。梦刀的传说出自《晋书·王浚传》：西晋大将王浚为巴郡太守时，夜梦卧室梁上悬有三把刀，一会儿又加了一把。醒来颇觉不祥，告知部下。主簿李毅解释说：三把刀合起来为州字，又加一把，是益州之意。估计您要升到益州为官了。不久，益州刺史皇甫晏被张弘杀死，王浚升任益州刺史。于是，梦刀就成了地方官升迁的典故。那些久为地方小吏的人，无不希望自己梦刀高就。王安石送赵夔诗曾引用梦刀的典故：“行追西路聊班草，坐忆南州

欲梦刀”（《临川集》卷三十四）。赵夔要到蜀州任职，而蜀州正是王浚梦刀升迁之地，所以王安石很自然地联想到了梦刀的典故。而梦笔则是文人梦。文人最得意最渴望的大概就是文章能独步天下、文名饮誉海内了，实现这一梦想的捷径就是高人指点，神灵附身。梦笔的传说表现的正是这样一种梦想。它说的是南梁纪少瑜儿时曾梦见陆倕送给他一支青镂管笔，陆倕对他说：“我看这支笔还能用，你就好好地用它吧！”从此以后，纪少瑜有了突飞猛进的进步，十二岁就可以出口成章。当时名士王僧孺很是赏识他，说：“此子才藻新拔，方有高名。”因而，那些希望有所造就的文人，也常幻想有梦笔之幸。至于梦日、梦鱼、梦熊等等，也都被人视为大吉大利的七彩梦。

梦有七彩的，也有晦涩的、阴暗的。对五花八门、各种各样的梦，有人用宿命的眼光去看待，认为“帝王有帝王之梦，圣贤有圣贤之梦，舆台厮仆有舆台厮仆之梦。穷通益亏，各缘其人。凶人有吉梦，虽吉亦凶，吉不可幸也。吉人有凶梦，虽凶亦吉，凶犹可避也”（陈士元《梦占逸旨》卷二）。有人认为，梦是神灵的启示和告诫，只有求得与神灵的沟通，才能知道梦之吉凶休咎，这就需要占梦。这两种观点看似矛盾，实则是殊途同归，相辅相成。前者从理论的角度说明梦由天定，后者则试图探究天的旨意，进而破译梦的密码。受此影响，一些人对所梦有所疑虑，总是要求助占梦士或古代占梦书来占卜吉凶，帝王将相是这样，平民百姓也是这样。

历代帝王传说中，记梦占有很大比重。一些帝王为了表明自己受命于天，顺天应民，常常无中生有地编造一些故事，迷惑众人。有些文人出于新奇，或是出于某种政治需要，也自觉不自觉地美化那些所谓“上应天命”的帝王，利用梦的传说为封建帝王树碑立传，证明他们是“真命天子”。唐张亢《独异志》有这样一个故事：隋文帝杨坚未登大宝时，曾乘船而行，夜泊江中，梦见自己失去了左手，醒后甚感忌讳。上岸后，在一草庵中见一老僧，道行极高，

就请他圆梦。听隋文帝说完，老僧急起祝贺，说：“无左手者，独拳（权）也，当为天子。”杨坚后为隋文帝，在草庵处建了一座吉祥寺，以记其梦之吉。传说唐高祖李渊曾梦见自己堕落床下，有许多蛆虫来咬他的身子。李渊醒来后很是害怕。问安乐寺智满禅师此梦何兆，禅师说：“床下者，陛下也。群蛆来食，是说众生共仰一人而话。此梦真是可喜可贺。”接着智满又为李渊占了一卦，得“明夷”之卦，解释说此卦“早吉晚凶，斯固体大，不可以小，小则败大则济，可作大事，以济群生。”李渊听后，惧不敢当。禅师环顾众人，见秦王李世民在侧，就对李世民说：“郎君与大人同应梦兆，这就是《易经》所说的‘子父之蛊，考用无咎’。天理人事，昭然可知，不可固拒，天之与也。天与不取，必受其咎。”杨坚、李渊之梦，依常人的理解，显然不是好兆头。人有双手，杨坚梦无左手，岂不是预示他将有断手折臂之祸？然而老僧却理解为独拳，拳音谐权，独权即“当为天子”。李渊梦堕床落地，群蛆食身，可理解为将有大祸临身。群蛆食身是何等可恶之事？智满禅师却独出心裁，以为是“群生共仰一人而活”之象。在术士这里，隋文帝、唐高祖的梦都应了陈士元“吉人有凶梦，虽凶亦吉”这句话。帝王得天下有梦兆，得良相辅佐也有梦兆。殷高宗梦天帝赐给他一个良相，醒后画其形貌，令人普天下寻找，终于在版筑间得到傅说，立刻任命为相。周文王夜梦飞熊，散宜生以为文王将得栋梁之臣。后来文王在渭水访得钓叟吕望，即拜为相，殷高宗、周文王因梦而得良相，是殷、周之幸事，也是傅说、吕望之幸事。然而，中国古代社会有经邦济世之才而始终得不到施展机会，甚至老死丘壑的情况是屡见不鲜的，故文士多有“冯公岂不伟，白首不见招”和“冯唐易老，李广难封”之慨。明代大思想家李贽语及傅说拜相，也甚为感慨地说：“士之老死牖下而天子不梦者多矣！”（《史纲评要》卷一）

封建帝王的吉梦多是后人附会的，凶梦同样也是附会而来。《越绝书》记载的吴王夫差梦狗的故事就是这样。夫